

[意]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著
魏或璋 陆辛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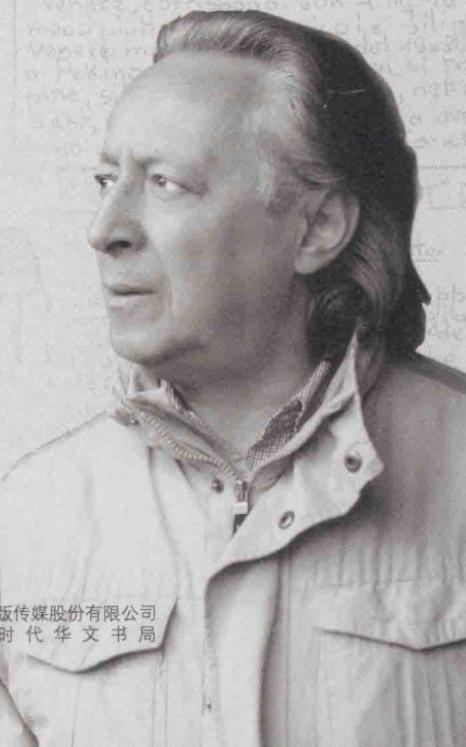
一个孩提时的中国梦

IL RAGAZZO CHE SOGNAVA LA CINA

La Grande Muraglia Cinese
300 anni prima di Christo, per le
sioni dei Territori. Elungata completamente
Kunming, oltre cinque milioni, alta 3 m.
ha un volume di 160 mila ettari di ter-
reno. Città del Nord, da L'AN-
DRA SAI LA LUNGA, a SO MARRA. Vi trovereb-
bute le opere umane, vedrebbe-
la Grande Muraglia, tanto è che

Il nostro piccolo Centro Lunza
2000 anni per essere all'inizio. Ric-
ciale che comprende il TERRITORE
Lina lode, ai due fratelli Tessera
della grande disperazione. Bravi, Anta
continuare a seminare cos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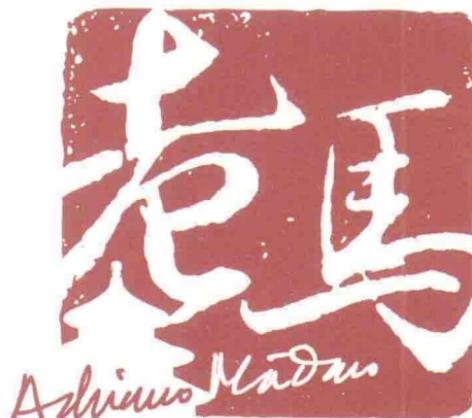
Yestra dì, Ad-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意]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著
魏或璋 陆辛 译



一个孩提时的中国梦
IL RAGAZZO CHE SOGNAVA LA C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孩提时的中国梦 / (意) 马达罗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2014.8

ISBN 978-7-80769-722-0

I . ①一… II . ①马… III . ①散文集 - 意大利 - 现代

IV . ① I54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2840 号

一个孩提时的中国梦

著 者 | 阿德里亚诺·马达罗

译 者 | 魏或璋 陆 辛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智王晴

装帧设计 | 魏向东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 编 | 100011 电话 :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694996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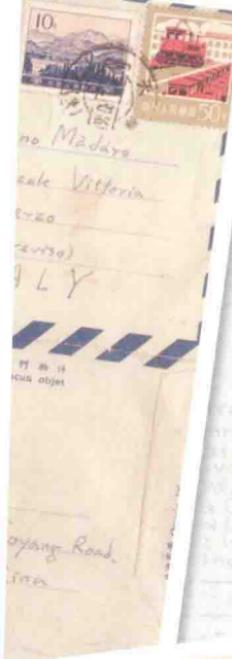
印 张 | 8.625

字 数 | 19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978-7-80769-722-0

定 价 | 30.00 元



10
1989.9.23
no Madaro
Vittoria
IL Y
can object
Yang Road
Trees

1989.9.23
VISA
GOOD FOR ONE ENTRY
1(壹)次入境
1989.10.17
有效期3(叁)个月
WITHIN THREE MONTHS
1989.9.13



1942-1952

1952-1962

1962-1972

1972-1982

1982-1992

107

217

237

1992-2002

2002-2012



1942-1952

L'apripi uccidono una ferina su
d'omiles del deputato perché pos-
sionava un'autentica favolaggine
da 3 mila a 3 anni. Nella Polonia
l'orda ha la forma di uno per-



Le Filippine sono state il
territorio P.R. Mississipi. Già nel
1898 corrispondono con A.M. 1900.
In realtà furono la Cina e l'India
che negli anni 1880-1900 furono
vinte. Cioè che da 6 anni in avanti nella
stessa situazione sono la Cina, all'epoca Rus-
sia, nel suo Cinese Medio, a metà, divisa
tra un rischio fra Cinesi e Russi.



<

奥德尔佐 (ODERZO)
1942 年 7 月，
与我的父母、爷爷
奶奶在一起。



1942年6月26日那天，在一幢温馨整洁的二层小楼里，我呱呱坠地了。我的家坐落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区东部的奥德尔佐小城，这座小城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曾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拉丁文名为“Opitergium”。每年开春，当人们翻整自己的花园时，总会不经意地挖掘出一些陈旧斑驳的马赛克碎片。至今，整座小城的地底下仍然埋藏着一座巨大的古罗马考古宝库。从我年幼时起，我就在两个“神话”的伴随中成长：这就是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和马可·波罗以及他传奇的中国之旅。这得要感谢我的母亲，她在我5岁那年，送给了我一本关于马可·波罗探险之



<

特雷维佐 (TREVISO)
1942年12月，
与我的母亲在一起。

旅的小人书。因此，古罗马，马可·波罗，中国，充满了我的个人世界。

我的父亲叫伊塔罗，在意大利经济警察局工作了10年，婚后他辞了职，起先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谋职，随后又转入一家银行工作，负责付税事务。我的母亲伊涅丝，是一位普通的小学教师。我的父亲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大区莱切省，他是地道的普利亚人；而我的母亲则是威尼托人，出生于奥德尔佐。我承认自己从父亲身上继承了他的好冲动、爱探险、激情洋溢的性格；从母亲身上则汲取了她爱思索、坚韧顽强的精神，多少还沾染了些知识分子的学究气。

>

特雷维佐 (TREVISO)
1943年12月，
与我的父母在一起。



我的出生是我父母期盼已久的，因为两年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痛苦的分娩过程中，还尚未见到人世的阳光便夭折了。我提早了许多天出生，一个懵懂的婴孩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这个大千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刚出生的几个月里，家人们视我为上帝赐予的礼物，我的爷爷奶奶在七月份从拿波里赶过来，急迫要见到他们的长孙。刚生下来后，我不怎么爱喝母乳，体重一直偏轻，当我欢度第一个圣诞节时，还长得十分瘦小；好在家里人给我喝了驴奶，6个月之



奥德尔佐 (ODERZO)
1944 年 5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http://www.gutenbergbook.com>



后，我开始茁壮成长。过了几年后，我的姨妈罗塞塔曾这么说过：“这孩子可真是驴脾气！”她断定我那股桀骜不驯的脾性肯定与喝驴奶有关系。

1943年春天，我们举家迁居到特雷维索市的圣达博纳新城区，住进了一套位于三层楼的公寓房。这是我父亲的决定，这儿离他办公的地方比较近，然而我母亲就不方便了，因为她每天还得往返奥德尔佐教书。入秋以后，我母亲又怀孕了。我满一周岁时开始牙牙学语，然而，与其他孩子不同的是，我嘴里蹦出的并不是那两声期待已久的“爸爸”、“妈妈”，而是两个铿锵有力的音节：“奶”和“阿布”。父母亲不得其解，终于在无数次尝试后，他们才弄明白了

▲
特雷维佐 (TREISO)
1944年8月，
与我的父母和弟弟
雷纳多 (RENATO)
在一起。



▲

特雷维佐(TREVISO)
1945年1月

我的所求：“奶”是要“喝奶”，“阿布”则指要“喝水”。在许多年以后，那时我的母亲已过世了，一次偶然的发现，我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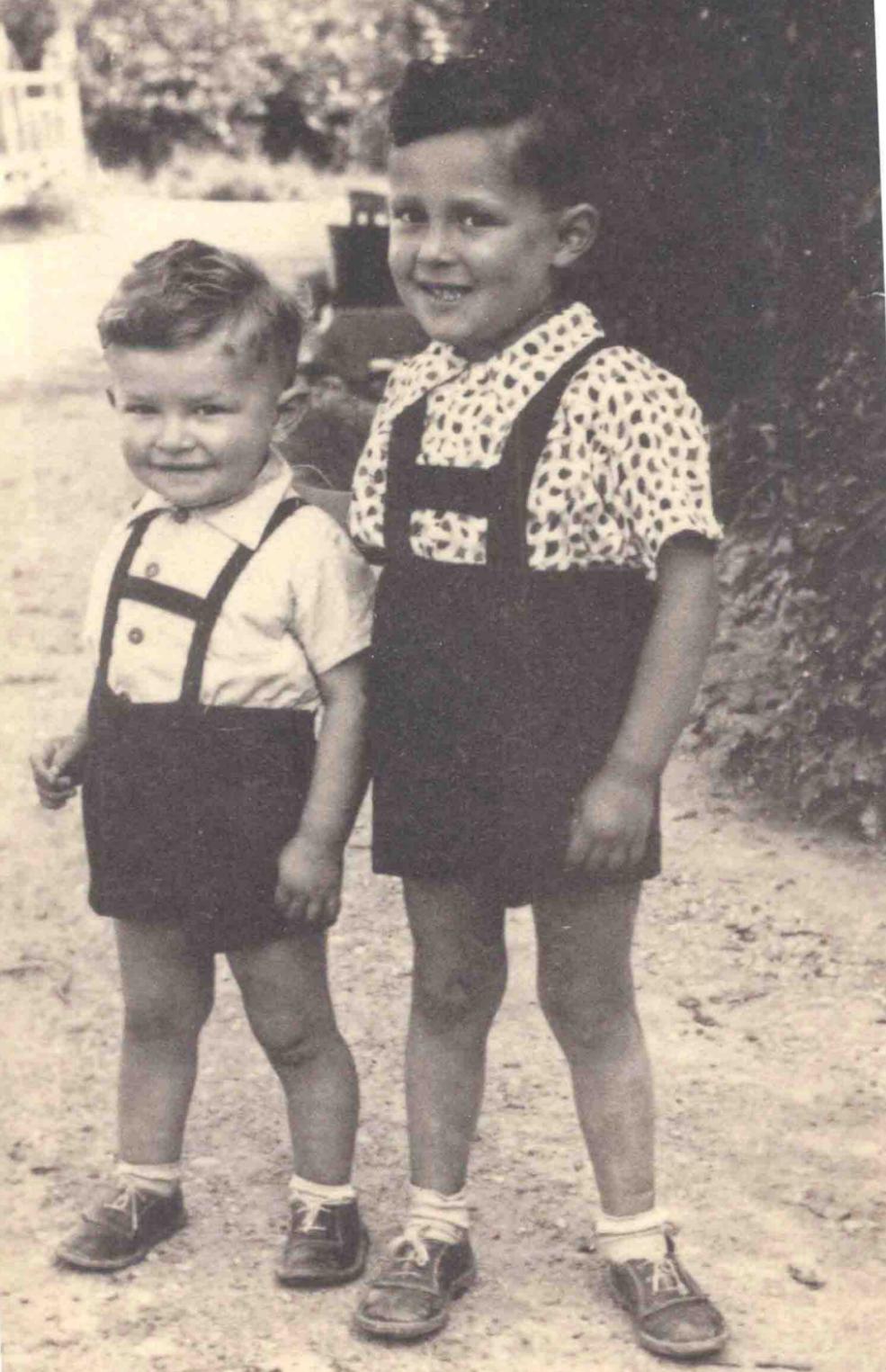
了原来“奶”也是汉语中“奶”的发音（其实也正是我想要的）。那么，在哪一种语言中“阿布”会是指“水”的呢？后来查询，这个音节与拉丁文发音非常近似。天啊，我出生后的最初发音的音节来源于中国和古罗马！冥冥之中，这两条古老的藤蔓与我的DNA链交织在了一起。正是这不可抗拒的命运，为我“安排”了我的人生的轨迹，引导着我，最终将我造就成今日的“老马”。

当我还未满两周岁时，我的弟弟雷纳多诞生了，他可是我的父母为我精心准备的一份“大礼”。伴随着雷纳多的诞生的是，英美空军对特雷维佐地区猛烈的空袭。铁路时常成为空袭的目标，母亲终日里提心吊胆，牵挂着我们两个孩子和她自己的安危。黄昏，当她乘坐的从奥德尔佐返程的火车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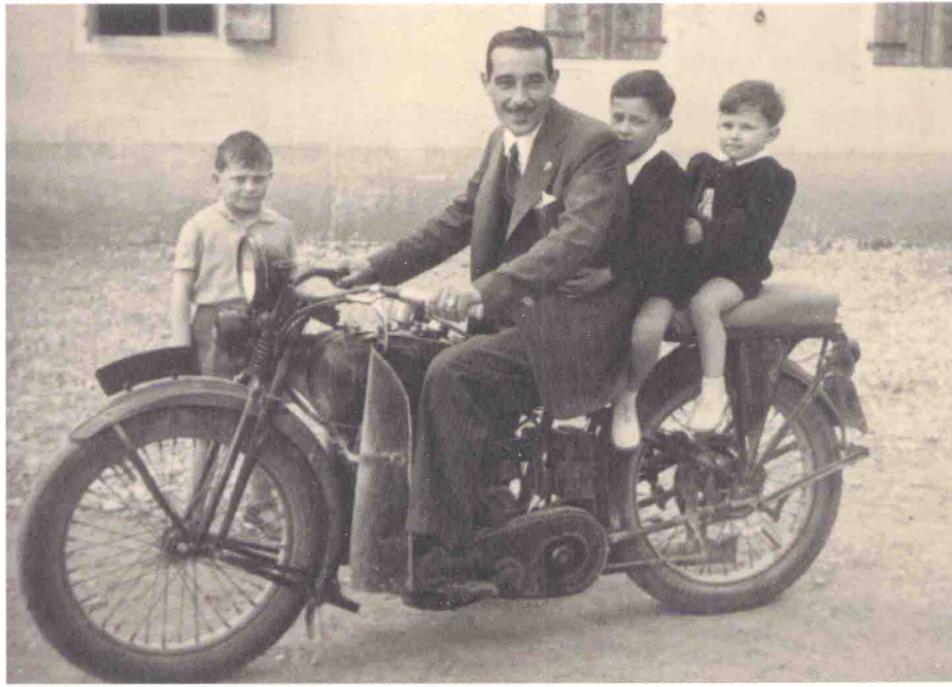
奥德尔佐 (ODERZO)
1946年6月



特雷维佐 (TREVISO)
1945年1月，
与我的父亲和弟弟
雷纳多 (RENATO)
在一起。



进特雷维佐市车站时，她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那时，白天她将我们留给一位年轻漂亮的小保姆照看，这不是一位称职的保姆，整日里，她只顾忙着同周围的年轻小伙子们打情骂俏，对我们两个小兄弟不闻不问，以至于我时常踩着脚踏车冲到街道上，与神出鬼没的英军战斗机撞个正着。到如今，我时常纳闷，不禁要自问：当时的人们（不仅仅是我的父母），是如何若无其事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仍安然操持着日常生活的？翻开泛黄的全家福相册，每一页的照片都闪烁着灿烂的笑容，在我看来，那种全然不顾，满不在乎的幸福感竟有几分荒唐，与照片背后我父亲用工整的字迹标注的那些日期（1944和1945年间的艰苦年代）好像完全不相干。只有我，端着那一贯的严肃表情，不，可以说近乎是严厉的神情，完全不像是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不过这倒与当时的局势氛围配合得很默契。毫无疑问，我的确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孩子，永远是阴沉着脸。自从我弟弟出生后，我便自作主张，扮演起了他的保护神角色，我对自己的这份职责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全力以赴地保护起这个比我小的孩子，除了我的父母之外，我不允许任何人碰他。他是“我的”！一种绝对的占有欲。我心甘情愿地拿自己的玩具与他分享，任由他咬啮摔



奥德尔佐 (ODERZO)

1948年4月

打。就这样，我的弟弟一直在我的保护伞下成长，包括整个学生时代。在与他一起的合影中，我终于开始露出了笑脸，记得当时我母亲常常评价道：“多费劲儿呀！”除了身材大小之分，我俩几乎毫无区别，穿着也一样，直到四岁那年，他不得不戴眼镜儿。说真的，看着他鼻梁上架着的那副小眼镜儿，我心里激起了对他更强的保护欲。

战争结束后头两年，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北方与联军解放的意大利南方中断了联络。我的父亲便蹬着自行车，独自南下，前往拿